

王 愷 著

一面牆

詩 集



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目 錄

拾花.....	1
寡婦結婚.....	10
一面牆.....	21
英雄弟兄.....	43

拾 花

一

莊東一片白嘩嘩，
莊西一片白嘩嘩。
秋天裏——
那裏飛來的雪？
呵！是開的棉花朵！
桃子結的像個瓜。
大嬸大姐齊去摘，
大梅也忙着來拾花。

多少隻眼睛看着她，
多少張嘴巴唱着她：
她是二區的種棉模範，
種棉花改造了婆婆！

二

春風送到衆人家，

政府號召種棉花。

大梅跟婆婆商量：

『娘呵，咱莊前二畝地
今年也種棉吧！』

婆婆說：

『鬼子也讓種棉花，
收下棉花不進家！』

大梅答：

『鬼子和咱政府不一樣。
鬼子騙咱老百姓；
民主政府是實在話。』

婆婆說：

『種花的人太多，
貨多價錢落。』

大梅答：

『咱解放了城市有工廠，
紡紗原料少不了它，
收下棉花，
賣給合作社。』

婆婆說：

『種棉花麻煩多：
又拾又摘又紡紗！』

大梅答：

『那些活全有我，
娘呵！不用你把心掛！』

婆婆說：

『孩子參軍離了家，
你耳朵聽不進別人話！
種點秫秫吃米糕，
種點豆子吃豆芽。
爲啥偏偏種棉花？』

大梅答：

『不是我不聽老人話，
你把主意都拿錯，
種秫秫豆豆不頂勁，
一畝棉能頂二畝莊稼。
你想：咱土地那裏來？』

不是土改怎回家。
不該光看小處利；
種棉爲己也爲大家。』

三

黑板報上畫上畫，
畫着大梅種棉花。
婦女主任也常來，
仔仔細細指教她：
『種棉要選好種子，
斯字棉桃子結的大。』

大梅選上斯字棉，
開水浸種用灰搓。
她還說種要趕時節，
種子下地在聚發芽！
她還說互助幹活多，
大梅組織婦女下坡。

四

春雷一動大雨下，
剛種的棉花不出芽。

婆婆罵大梅『踢登鬼』(註一)，

不會賺錢會糟蹋。

棉花『噴』(註二)了算不清帳，

從今不要再進家！

大梅心裏像油煎，

不信天爺又罵天爺。

問了會長問主任，

棉花『噴』了用啥法？

耨地能使棉露頭，

月亮地裏耨棉花。

耨一壟又一壟，

一耨耨到過半夜。

細心耨開一層土，

漸漸露出小芽芽。

(註一) 踢登鬼，是不知理財，只會揮霍的意思。

(註二) 種子下地就降雨，天晴後地硬，因此禾苗不能很快鑽出，老百姓叫『噴』了。

主任拍拍她的肩頭說：

『等着吧！

秋天拾棉花！』

五

太陽好像一團火，
曬焦了一片好莊稼。

大梅急呀！

急的棉花不直腰。

大梅怕呀！

怕的婆婆又要罵。

土多能堵黃河水，

婦女組織起來力量大！

一人一小瓢，

用水澆棉花，

一瓢澆一窩，

一窩澆一棵。

大梅忙着挑井水，

水井深，桶兒大，

一擔一擔不住下。
肩上磨起了泡，
嘴裏吐白沫。
眼看井臺直打轉，
眼前一陣冒金花。
渾身酸，渾身麻，
一頭栽到井沿旁。

六

大梅病好了，
棉花正開花。
二十里路一片白，
家家忙着下坡摘。

婆婆送來熱湯飯，
擔子一走一『呼搨』。

婆婆說：
『你先吃飯我來摘，
快摘完了好回家。』

大梅說：

『娘呵！我年輕累不着，
你老人家歇歇吧！』

娘兒倆一齊拾，
一包一包勁頭大。
日頭出來又落去，
星星亮了才回家。

七

政府的話真不假，
一畝花確能頂二畝莊稼。
繳公糧多合算，
十五斤秋糧一斤花。

院子裏曬的是棉花，
屋頂上曬的是棉花。
棉花賣給合作社，
嶄新的票子一大紮。
大梅喜的合不上嘴，
婆婆笑的說不出話。

八

區上開了模範會，
模範旗子送到大梅家。

上寫着：

『種棉積極真光榮，
軍屬人家模範多。』

大梅說：

『這都是政府的好主張，
大夥出的好計劃。』

大梅住在二區王家窪，
她的名字傳遍四鄉人人誇。

一九四九年十月於陽信。

寡婦結婚

一

紅漆大門雙扇開，
毛主席請到家裏來。
兩盞紗燈門前照，
新分的土屋生光彩。
不用擺酒席，
不用唱大戲，
不用喇叭吹，
不用花轎擡，
秧歌隊送個新娘來。

二

女婿是那家？
光棍張大才。
新娘是那家？
寡婦叫菜女。
真是『牛郎配織女』，

兩人自由講戀愛。

老頭聽說喜的翹翹鬚，
老婆聽說喜的眯眯眼。
過路人聽說喜的停住腳，
賣貨人聽說忘了賣。

年輕大姐們編成曲：
『折斷的樹又發芽，
受苦人擡了頭，
打倒封建反壓迫，
婚姻要自由！』

三

菜女生來是一枝花，
會做針線能下坡。
從前日月真難過，
少吃缺穿日子難。

媽病借下王家錢，
利上滾利沒法還。
算盤一響白黑催，

菜女被逼許給人。
一個人抵一筆帳，
兩家仇人結成親。

一朵好花踩下土，
菜女過門做媳婦。
媽病好了離開家，
領着妹妹去飄流。

菜女離開媽，
換上個惡婆婆。
竹桿煙袋拿在手，
紅圓膏藥貼在太陽穴。
張口就要罵，
舉手就要打！
菜女就像牲口套上磨；
走不完路，受不完苦！

四

天不明就起來，
挑下水燒開鍋。
先到北房間婆婆好，

回頭再推磨！
緊做慢做三分錯，
一行一動用家法！
人說她家老封建，
把女人看的不值錢。

五

榮女過門正十九，
女婿那年才十八，
腦袋像個棗核；
鼻涕『出吃出吃』流過河。
橫草不動，
光會吃喝。
婆婆口稱『小爺爺』，
含在嘴裏都怕化。

過門不到兩年半，
女婿一命歸九泉。
婆婆囑訓榮女說：
『夫死當守節，
跟着婆婆過，
大門不要出，

見人別說話；
寡婦身上是非多，
記住婆婆話！』

六

『六六』媳婦走娘家，
菜女低頭淚珠下。
媽和妹妹何處去？
那裏有我的家！
三日兩頭挨打罵，
沒有親人對誰說。
天黑坐到天大亮，
獨對青燈咬碎了牙，
窮人就好比地下草，
任風颳呀任雨打。

舊社會婚姻害死人，
不是人窮怎到他家。
難道命裏早注定，
窮人都該受折磨！

七

共產黨帶來好日月，
受苦人有了地；
光棍漢成了家。

村裏土改實行的好，
逃難的大才回了鄉！
積極參加民兵，
領頭鬥倒李『閻王』。

窮人日子好過了，
家裏分地又分房。
鄉親們說：
『如今翻了身，
大才快成家。』

大才笑笑說：
『如今臺灣還沒解放，
這事以後再商量。』

年輕的人說：
『不是太才不成家，
人家眼裏早有對象。』